

# 真正改变非洲的机会

社会活动家、全球摇滚明星波诺在帮助拯救百万生命的非洲之旅中

作为 1984 – 1985 年开始的一次旅程的一部分，我来到这里。

那年夏天，我和我的妻子 Ali 悄悄来到埃塞俄比亚，想亲眼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在一个孤儿院工作。

非洲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无论是谁，只要为那里做出点什么，便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埃塞俄比亚不仅令我震撼，而且让我大开眼界。在孤儿院的最后一天，一个男人将他的婴儿送到我手里说：“收下他吧。”他知道在爱尔兰他的儿子会活下来，而在埃塞俄比亚他的儿子会死亡。我拒绝了他。就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这次旅程。

就在那一刻，我变成了一个最糟糕的家伙：一个肩负着一种事业的摇滚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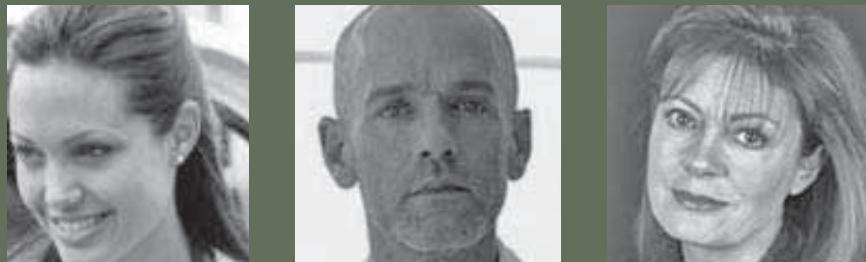
但是，这又不是一种事业。每天有 6500 名非洲人死于能治疗、可预防的疾病——因缺乏你我都能够在我们当地的药房得到的医药而死亡。那不是一种事业，那是一种紧急情况。

大家知道，我可以找到行动的柔弱理由，也可以找到强硬的理由。柔软的理由大家以前都听说过。那里的人们正在以荒唐的比率死亡，不必要地死亡，死于最愚蠢的理由：钱。他们死亡是因为他们每天拿不出 1 英镑来购买能够挽救自己生命的药。有若干铁的事实可以补充这个柔弱的理由。

我再说说另外一个比较强硬的理由。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首先，这不是慈善问题，它是正义问题。

正义是一个更严格的标准。非洲愚弄了我们对正义的概念；跟我们的平等思想开了个玩笑。它嘲笑我们的虔诚，怀疑我们的关切，质疑我们的承诺。

# 名流风暴



## 名人就世界最大问题采取行动

**曾** 属于红十字会、乐施会和联合国等大型救援机构活动的救助，现在已经变成了好莱坞的事。今天，明星们很可能就像出现在加纳一样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去面对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棘手的问题：艾滋病、饥饿和贫困。

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关切最初在20多年前随着“Band Aid”组合发行流行音乐唱片“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Feed the World”而成为一股主流。这首由Bob Geldof和Midge Ure谱写的歌，1984年由当红的40位英国和爱尔兰歌星组成的乐团灌录。本来，Geldof希望从这张唱片的销售中筹集7.2万英镑慈善基金，但是这一估算很快被超出，接着在英国卖了300多万张拷贝，创出了最佳销售记录，在世界范围内筹集了800多万英镑。名人创造奇迹至少是财政奇迹的能力当时是空前的。

一年后，继“Band Aid”组合后的“Live Aid”组合继续为埃塞俄比亚饥荒受害者募捐。其他几个国家和组织纷纷效仿（最著名的是美国的援非唱片“*We Are The World*”），直到1985年初提出通过音乐会为这一事业募捐的想法。“Live Aid”音乐会筹集的援助超过了1亿英镑。

音乐世界打开募捐大门后不久，影星、体育明星、古典音乐家——任何有头有脸之人——争相效仿。今天，已有许多致力于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事业的组织、计划和运动，一些是由明星创立的，一些是由明星发起的，它们引起了世界对今天最迫切事业的关注。其中一些是：

### DATA

DATA（债务·艾滋病·贸易·非洲）组织的目的是使人们了解充溢于非洲的危机，并发起对危机的响应。这些危机包括：无法支付的债务、不可控制的艾滋病传播和造成非洲贫困的不公平贸易规则。该组织是2002年由U2组合主唱

波诺与“Jubilee2000年免除债务运动”的Bobby Shriver和社会活动家一起创建的。DATA使命的核心思想是这些问题不是慈善问题，而是平等和正义问题。

### 让贫困成为历史

“让贫困成为历史”是由近100个英国慈善团体、著名人士团体、宗教团体和工会组成的集体，他们的目的是团结起来结束世界贫困。该运动的标志是佩戴白色袖章。白色袖章可从一些慈善团体网址或商店得到。该运动于2005年元旦正式开始，是当时英国电视连续剧《迪布利的教区牧师(Vicar of Dibley)》中的角色探讨的主题。

### “ONE”运动

“ONE”运动是美国人发起的一项新努力，目的是把美国人一个一个地团结起来与全球艾滋病和极端贫困这些紧急事件作斗争。“ONE”运动正在通过一个基于宗教和反贫困组织者的多样联盟使美国人民行动起来，展示人们能够为了与全球艾滋病和贫困作斗争而采取一个又一个措施。

---

**名人照片**（左起）：女演员Angelina Jolie，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友好大使行走世界各地，帮助处理难民和残疾人工作。

Michael Stipe，美国摇滚乐团“R. E. M.”的主唱，是“ONE”运动的大力支持者。

女演员Susan Sarandon，支持减轻饥饿、促进妇女问题和帮助危难中的儿童以及世界各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感染者的努力。1999年，她获得大赦国际（美国）颁发的传媒名人奖，同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友好大使。

我们有钱  
我们有药  
我们有科学  
  
但是，  
我们有意愿吗？

我们都可以做更多努力来扑灭这场火。当我们真正需要消防队的时候，我们却只有喷壶。这是第一个残酷的事实。

第二个事实是与艾滋病及其根源即孳生艾滋病的极端贫困作斗争。这不只是发展政策问题，还是一个安全战略问题。

反恐战争与解贫战争密切相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科林·鲍威尔说的。当一名军人直接开始这么讲话时，或许我们应该听听！因为或许今天这两场战争是如出一辙。

在这些让人痛苦和不安的时期，无疑理解并与潜在的敌人交朋友比防御他们更合算和更明智。

非洲不是反恐战争的前线，但是它不久后可能是。正义是取得和平的最可靠途径。

那么，对于另外一场战争，我们现在做得怎样呢？它比我们每天阅读到的战争影响到的人多得多。

我只有看到进展时才知道有进展，我只有感觉到前进的势头时才知道有前进的势头。而且我确实感觉到了前进的势头。

这是一个正在到来的真正时机，这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将给处于发达国家中的我们提供一个在非常危险时期重新塑造我们自己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勇气，更是剧痛。

虽然有进展，但是递增性的。历史从未注意这些，并且依赖于进展的生命不该等候。

大家知道我们承诺到2015年将贫困减半，这是一个宏伟的千年诺言。

但是这是重要的一年，2005年。你们大家必须加倍援助，加倍它的有效性以及加倍与腐败领导人的抗争。

8个富裕国家集团首脑定期举行会议。人们总是注视这些会议，想知道它们是否会有成果。1999年我旁听了在科隆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有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我们得到了关于取消债务的声明，此刻这意味着3倍于乌干达的儿童将能够上学。我们需要完成在科隆开始的事。

我们不能解决每个问题，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但是，这将需要钱。正义、平等，这些思想并不廉价，它们是昂贵的——我知道这一点。

但是结束极端贫困、疾病和绝望，这是人人都会认可的事情。这些努力无论对发展还是对全世界团结都是一种推动力量。

前面我曾提到，每天有6500非洲人死于像艾滋病这样可预防、能治疗的疾病。我在马拉维看到人们三人一床排队等死。这是非洲的危机。但是，在欧洲或美国的我们没有把它当作紧急事件来对待，它不是我们每日的新闻，这恰恰是我们的危机。



来源：www.bbc.co.uk

U2乐队的波诺和Paul McCartney在2005年7月2日伦敦海德公园的“Live8”音乐会上。

如果我让你们想想百年之后，设想一下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将有什么东西被铭记，我打赌你们会说是这3件东西：因特网、反恐战争和非洲大陆的命运。

我们是能够亲眼目睹极端和愚蠢的贫困的第一代人，穿越大西洋向非洲和其他地方望去，我们想说的是：我们有钱，我们有药，我们有科学，但是，我们有意愿吗？

我们有让贫困成为历史的意愿吗？一些人说我们负担不起，而我说不负担我们更负担不起。

万事皆有可能，这种精神是我真正想要指出的。我



## 8国集团加倍援助

领导工业化国家的8国集团首脑就影响世界人类安全状况的广泛问题达成了一致。8国集团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联邦、英国和美国。欧洲联盟也参加了这次峰会。

2005年峰会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主持，他在向英国议会的发言中概述了峰会的结果。他说，加倍对非洲的援助是这次8国集团的一项“巨大成果”。

这些世界领导者商定，到2010年将每年援助非洲大陆的费用增加到250亿美元。他们还同意采取措施与疟疾作斗争，到2015年每年挽救60万儿童的生命。布莱尔首相说，这是8国集团针对非洲问题曾达成的最详细和最具雄心的一揽子计划。但是必须进行管理、透明度和责任制度标准方面的重大改进。

“最终，只有非洲人能够领导和塑造非洲，”他

说，“虽然我们能够给予帮助，但是任何一个背叛良好管理原则的非洲政府都是对非洲的背叛。”

他说该计划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慈善行为。”

峰会的其他主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和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在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公报中，8国集团发布了一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计划，并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新方案。

在一项关于防止扩散的声明中，8国集团赞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防止核扩散方面的努力和改善世界核燃料保安以及放射源安全和保安的措施。

了解8国集团的详细情况，请访问网站：[www.g8.gov.uk](http://www.g8.gov.uk)。

们是能够实际从地球上消除绝对贫困的第一代人。因为富国的财富，这是有能力负担的第一代人。我们能负担得起。

实际上我们能够改变绝对贫困人群的现实生活。这只是这个时期即将开始的一件非凡的事情，我作为其中一员将绝不会错过。

---

本文改编自布赖顿中心2004年9月工党年会上波诺发表的讲话。

自1999年以来，波诺越来越多地致力于第三世界债务免除和非洲解贫运动。2002年，波诺创建了“DATA”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非洲债务、

艾滋病传播和不公平贸易规则的了解。2005年6月，波诺帮助在世界各地举办了10场“Live 8”系列音乐会，目的是促进世界工业化国家代表在8国集团峰会上取消非洲债务、改革贸易政策和向艾滋病流行病这类危机提供更多援助。

作为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的一名长期“学生”，波诺为Sachs 2005年出版的《结束贫困》一书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说：“历史将是我们的裁判，但是裁判结果怎么写由我们决定，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一代负担不起做这件事。而且我们不能说我们这一代没有理由做这件事。这取决于我们，我们可以选择转移责任，或正如Sachs教授在这里所建议的，我们可以选择改变式样。”